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血滴心花·珠还合浦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血滴心花·珠还合浦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滴心花·珠还合浦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7-5205-0014-2

I. ①血…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0896号

点校: 李 潇 袁 元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4.75 字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血滴心花

第一回	嫉俗愤时老儒谋献曝 偷天换日孝女易奇书	3
第二回	纤手释绑计笼英雄术 闭目绝粒难逃美人关	10
第三回	袒裼裸呈鸡头新剥肉 倒抽口气英物化天阍	18
第四回	相国寺中同参欢喜佛 清风寨上大闹合巹杯	26
第五回	吹气如兰泪流香妃恨 销魂出浴心醉杏花楼	34
第六回	烈女不二夫饮鸩毕命 阿哥审刺客烙铁招供	42
第七回	故智效齐襄妹兄通奸 托名韩康子姑太打胎	49
第八回	公子多情出家思忏悔 夫人溺爱纵妾肆淫荒	56

第九回 月夜游园骤惊狰狞目
良宵窥隙怒击虎狼人 63

第十回 势若冰山奸相悲末路
行同欲海淫禿逞威风 70

珠还合浦

第一回 倾心相爱惊生意外艳 79

第二回 偷窥来书戏开假辩论 94

第三回 代子尽职芳心只为他 109

第四回 银箭留字巨盗显神通 124

第五回 车中呼救黑夜听枪声 150

第六回 满目凄凉弱女陷盗窟 161

第七回 铁鸟侦察匪警恶斗争 170

第八回 阴谋多端击晕十字街 182

第九回 雪地破盗窟凯旋来归 192

第十回 蜜月共欢度珠还合浦 200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11

血滴心花

第一回

嫉俗愤时老儒谋献曝 偷天换日孝女易奇书

诸君要晓得《埋稿计》一书的由来，一定先要明了《野叟曝言》全稿的历史。《野叟曝言》一书，为清初禁书之一，有的谓清主性好忌刻，当时像南山诗，及咏黑牡丹诗等，皆身罹锋镝，大兴文字之狱，金圣叹之不能保其首领，就是一个例子。那么《野叟曝言》的著作者，到底是哪一个呢？原来他是一个江阴人，姓缪，他的名号因年代过久，已不能查考。他是一个很聪敏的神童，从小就进过学，因为连不得志于有司，虽然是文心如锦，可惜到老来只博得双鬓如银，所以他自中年以后，便种着几亩薄田，半耕半读，绝对不再作场屋思想。他自己曾有两句感叹诗“午夜名心清若洗，一身傲骨峭于冰”，从这两句诗来看，就可想见他的抱负是已无意于仕进了。

既经不求闻达，他便浸淫于诸子百家、六韬三略的古籍，举凡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历算音律，旁及杂史说部、壬禽占验、奇门遁甲无不一一研究。他一心想著述一部书，而一心又痛恶当世的假道学，好唱高调，妄自标榜，而其实则不外谄媚权贵，谀颂朝廷，一个都不要礼耻的，现在我要吐我的抱负，舒我的胸襟，发我的牢骚，把一班魑魅魍魉的丑态，个个笔诛口伐而讨之，只有假托小说家言，乃得尽情痛快一一吐而出之。于是本其放浪不羁之才信笔所写，积十余年，始成数十万言，分订百余册，命名《野叟曝言》。书

中的主角文素臣，其一生事迹，不但是悲壮激昂，而且也是个哀感顽艳，可歌可泣，确为缪先生呕尽心血的大著作。可惜其中所述，到处痛诋僧道，大概他自有一番用意，一片苦心在里头。

有清初叶，皇太后下嫁摄政王，顺治出家五台山，迨后雍正即位，在京中置雍和宫，供欢喜佛，又崇奉喇嘛为国师，厚养血滴子，谋杀皇弟，种种淫恶，都借着僧道横行。所以当时俗谚，有“在京和尚出京官”，也可以想见当时僧人实有无上的权威，同恶共济，确为一般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一个铁证。这位缪先生，是一个愤时嫉俗的志士，所以他书中写僧道无恶不作，即是写帝皇专制的淫虐暴行。这《野叟曝言》一书，又怎不要受清初的禁止呢？不但禁止，倘有人告发，那身醢族诛的惨祸，恐怕便要临到缪先生的身上来了。

缪先生的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名叫蕙娘。蕙娘自幼丧母，美而多才，能以眉听以目语，缪爱若掌珠。蕙娘见其爸爸怀才不遇，居恒郁郁不乐，而爱其著作，又好像第二个生命。那时高宗正第二次南巡，车驾所经过的地方，每令大吏采访诗词，旁及各种著述，粉饰歌舞升平，以示鼓励士子。缪先生不欲一生之心血，终于埋没，心怦怦动，欲将《野叟曝言》全稿献诸朝廷。蕙娘知此稿一献，必触怒当道，罹灭门祸，但若阻之不献，又恐伤及父心，乃思一两全之策，既不献稿，又不伤父心，一时终不能得。

蕙娘所住的地方，系在江右一个小小的村落，门前有一湾流水，种着几株松竹，泉石幽秀，小庭如画舫，窗明几净，案上堆积着经史，乱如山叠。村中父老，时相过从，携杯酒，话桑麻，不啻一世外桃源，处境乃至为快乐。

一日有一个富贵逼人的高邻名金兰甫者过访，兰甫是一个阴险的小人，平日与缪先生虽执弟子礼，但亦不甚往来。乡人以兰甫于高宗第一次南巡时，夤缘邑绅，及地方大吏，得蒙荐剡，献所著述，高宗命随班面试，檄幸得邀宸赏，立授举人，且赐金帛甚富。乡里眼浅，无不引为至荣，以为皇恩浩荡，迥非寻常乡荐所能及，因群

呼为钦赐举人。兰甫亦因是常夸耀于缪先生，且笑缪先生为迂拙。缪先生微闻其言，羞愤之余，也常拍案叫道：“此何足奇！老夫薄科第而不为，若言献书，则拙著百余册，高可隐身，哪有不邀上赏之理？”兰甫知其有著作，遂不惜卑辞造访，以拜读大稿为请。缪先生欲折服其心，一面答应，一面命蕙娘持稿出。

蕙娘衣履素洁，秀色可餐，手捧锦袱而出，展袱出书，标题为“野叟曝言全稿”。兰甫目视蕙娘，輶然而笑，又极口称赞道：“好题目！若不呈献，真埋没得可惜。”缪先生觉得正搔着痒处，随也正色答道：“老夫怀此意已久，正苦未得机缘。”兰甫一听，更作鹭鸶笑道：“既有此意，何患无缘？吾闻圣驾不日南巡，世丈若径往常州或苏垣献之，一经御览，必大加欣赏，将来稽古之荣，龙头怕不属老成吗？”缪先生见他竭力怂恿，心为之大动，遂决计待车驾到日，亲自上献。

兰甫既去，缪先生遂笑对蕙娘道：“吾将此稿献于今上，必得赏金万两。将来即赠汝作嫁资，汝意云何？”蕙娘愀然不乐，徐徐答道：“爸爸献书，当得大官，何止黄金万两。但爸爸隐居田野，不乐仕进，觞酒豆肉，早韭晚菘，聚骨肉于一庐，置功名于度外，安贫乐道，自得怡然。假使一旦富贵，势必纡青拖紫，竭府登朝，则此身反不得自由。儿意不如不献之为佳，异日多收十斛麦，易资刊版，出而问世，垂诸不朽，这样的千秋事业，不是胜于现在的浮云富贵吗？”缪先生闻言而后，不觉呵呵大笑，谓可儿胸襟正复不俗。蕙娘不待言毕，又向父进言谓：“兰甫眸子不正，举止佻达，绝非端人。儿见其挤眉弄眼，欺爸爸不察，时时偷窥于儿，其人既无行若此，爸爸自不得不防。且爸爸夙以清节自励，不欲有求于当世，今奈何为细人所动，甘自投于罗网。儿想忌讳之朝，最喜以文字罗织入罪，今爸所著，中多假书中人物，笑骂昏淫之暴君，不幸被上指摘，逞其淫戮，彼时不特悔之已晚，恐投身刀俎，亦将含冤不白。”缪先生聆言而后，踌躇不决者又数日。

蘅娘自从她的妈歿后，算来已有十年，她有一个姨母，适金氏，生一子名冠玉，与兰甫为同族兄弟，冠玉有一个族弟，名叫殿玉，两人却是很要好，亲爱过于手足。殿玉、冠玉年相若，志相同，学问品行，俱称卓绝，性情的温柔，做事的坚决，又为蘅娘心中所嘉许，因两人均向缪先生执弟子礼，平日固为蘅娘所习见。唯冠玉因格于中表不婚例，故虽心爱蘅娘，而终不得缔结丝萝。殿玉则才貌品学，早为缪先生蘅娘所心许，奈因殿玉父藕舫，与兰甫平时狼狈为奸，鱼肉乡里，颇不齿于人，因此殿玉虽有意求婚，而缪先生则因其父故，辄未之许。冠玉见殿玉与蘅娘，情好日笃，不欲夺两人之爱，反欲力促其成，以故两人之交情日见密切。

一日，殿玉以兰甫欲以《野叟曝言》稿贻害事告冠玉，令冠玉设法救蘅娘。冠玉闻而凄然道：“蘅娘多智，必能谋。虽然，我必以子意并兰甫谋详告之，俾早为之备而免祸。”殿玉称谢而去。

冠玉遂乘间过缪氏，则缪先生为献稿事已赴毗陵。蘅娘闻冠玉言，顿足而泣，愤愤说道：“事急矣，可奈何？”冠玉因索稿阅之，约略一过，不觉惊绝而叹道：“奇书也！但无论阴刺权贵，多所犯忌，即所述淫秽恶虐之处，也明明是为清政府的写照，那戴道学假面具的官吏必将斥为淫书当焚。即此一语，已足借题发挥而有余，金圣叹之无辜受戮，前车可鉴。妹不如匿此书不出，或假说为盗所劫，妹第择其一以阻之。”蘅娘道：“火焚必有余烬，且只焚一书，父必不信。若谓盗劫，书非金珠可比，父亦必不信。父年老矣，爱此书若生命，一旦有变，若以身殉书，儿将何以为人？”冠玉闻言而惋叹，一时亦束手无策，乃相约明日再议。

明日冠玉来，复问计将安出，蘅娘泪痕满面，辗转寻思，终鲜善策。那时冠玉既恨兰甫之非人，又怜蘅娘之不测，因又急急对蘅娘道：“妹盍竟焚其稿，姨父夙信天命，或归之造物所忌，则无形的大祸，不是无形地消灭吗？”蘅娘筹思再三，恍然若有所悟，因附耳告冠玉，如是如是，并嘱相助。冠玉拍手称善，并愿意同殿玉秘密

进行，又劝蕙娘万勿苦闷，蕙娘唯唯。

又过了几天，缪先生自常州返，谓往献之期已定，促蕙娘速理饰袂签目，须于三日内备齐，语次，酌酒自筹，意颇自得。

蕙娘卧室，与缪先生小斋仅隔一壁，蕙娘有所举动，其声无不相闻，《野叟曝言》稿，藏在木箱，即置于卧室的案上。一夕，有怪声自木箱中出，缪先生大声呼蕙娘，以为有穿窬的乞儿，蕙娘不应，缪先生遂披衣至蕙娘卧室，见蕙娘闭目而睡，口呓呓自语，两手撩在被外，好像与人做抢夺状。缪先生知系梦魅，正待唤醒，突见蕙娘觉然而兴，跣足向缪先生抱住，口中又大声呼道：“是书乃爸爸一生心血，汝何人？何得强攫之去？”缪先生见状，力撼之醒，且安慰道：“儿勿如此，儿果何所梦者？爸在此，儿快告我。”蕙娘一听，慌忙以手揉目，又嚶嚶啜泣告道：“爸胡为在此？儿真瞢瞢，儿适梦见一金甲神，欲强毁父稿，儿以是稿为爸爸第二生命，因奋力向之争夺，不料稿固无恙，倒反累爸爸饱受虚惊。”言次，仍跳向床上睡下，又劝爸亦安置去。

缪先生听蕙娘说，同时也安慰着道：“儿，文字之妙，固有‘惊天地，泣鬼神’为造物所忌者，汝梦虽无凭信，但有声出自箱中，我亦曾耳闻之。”因遂開箱而视，则百余册之装订依然完好，随手抽数册阅之，不觉大惊失色叫道：“真怪事！装订犹是，标签犹是，而册内则尽变白楮。我的文字哪里去了？”缪先生说时面色灰白。蕙娘闻言，亦故作惊慌不信道：“爸诳儿！”且语且起，又向箱中验视他册，果然并无一字，每页都成素纸，蕙娘缪先生相对默然。良久，始喑焉若丧，沉吟而说道：“吾知罪，吾罪殆不可赎，吾稿殆果犯天怒。儿第秘之，勿以语人，或有问者，但言为乞儿所窃。”蕙娘见其父无他懊丧，私心窃慰。

其实原稿，蕙娘恐触怒当道，早已埋诸地下，暗嘱冠玉殿玉，另订与原稿相同纸册百十余本潜置箱内，蕙娘又故托梦中神话。谁知缪先生竟果信以为真，把献书之祸消弭于无形，明哲保身。蕙娘

真不愧为保家的孝女了。

车驾既抵常州，兰甫随大吏迎驾，见缪先生并不献稿，欲以检举功邀上赏，因遂密禀大吏，谓缪先生家藏著述，毁谤朝廷。大吏因遣人搜其家，翻箱倒篋，一无所获。缪先生至此始悟兰甫奸，深嘉蕙娘有先见明。其实兰甫之构陷，意在缪先生之获罪后，孥发官卖，彼得见好蕙娘，预备买妇，作为簪室，其用心至险而用意实至深。孰知多智之蕙娘，早已洞窥其隐，原非彼癞蛤蟆所得而妄想。

缪先生见家中无故被抄，深觉世途奇险，心恒郁郁不乐，久之遂抱病逝世。蕙娘痛父病亡，实由兰甫，哀毁之余，恨入骨髓，时思报之。戚党以其孤苦无依，议即嫁殿玉以安其身，蕙娘艳然不悦道：“吾大事未了，奈何便议婚嫁？况父丧未久，是安得谓有人心？”由是蕙娘遂成为茕茕孑立之孤女。

又过了数月，蕙娘拼挡一切，转道入都，临走之前一夕，并贻书殿玉及冠玉，谓此行必得仇人始返，不然，更无颜见江东父老。又谓殿玉之情，妹非不感，然以生死未卜之身，何敢误人伉俪？请速择贤媛自了，勿以妹故，误尽一生幸福。殿玉得书，泪涔涔下，泣告冠玉，谓吾苟尚安居于此者，詎得谓是昂藏七尺？一夕亦逃去，不知所之。

事隔期年，有客自都下来，详述兰甫近况，谓已被中都某御史奏参，金某居乡不法事六款，大约为抗良庇盗、奸占族妹，风波忽起，今已瘦死狱中，妻子发新疆戍所，不复得归故里。昔日荣华，昙花一现，真古人所谓“论功名草头着露，说富贵镜里看花”，兰甫有知，当亦深悔，陷人反自陷。兰甫死而殿玉蕙娘始返其故里，兰甫死于某御史之奏参，其实即死于蕙娘殿玉之告发。携手来归，家山无恙，有情人终成眷属，水晶帘下一对喁喁小儿女，出其《野叟曝言》全稿，相与挑灯研读。殿玉色喜，蕙娘则双眉紧蹙，时时废然而叹，谓：“爸爸一生心血，今幸得付枣梨，手自校讎，或者可慰在天之灵。虽然，儿又安敢妄加增删，但避祸畏讥，其势有不得不

然。”殿玉道：“卿言诚然，但鄙意以为李又全及春娘等事，尚需大加删节。”蘅娘道：“妹意亦然。”遂把全稿关于涉及宫闱者，约删去十余回，然后付梓，殿玉蘅娘乃相与大笑，谓若此可高枕无忧。

以上各节所述，为《野叟曝言》全稿之始末，当时蘅娘既把全稿逐回地瞧去，瞧到阴刺朝廷的地方，遂把它从事节删，本书的第二回即是被删的第一回。

第二回

纤手释绑计笼英雄术 闭目绝粒难逃美人关

文素臣一路行来，看到已到德州地界，前面有两条道路，一条通抱犊谷，一条通清风寨。那时正是三月天气，四面崇山绵亘，那山峦凹凸之处，都开着红花绿叶，悬崖削壁，又垂着紫藤翠竹。素臣一面赏着山景，一面欲赶过山冈，找个宿店，因那时阴云沉沉，斜阳已挂在树梢，天色已渐渐地晚下来。素臣虽是负着一身武艺，但因自己心里有事，倘遇剪径强徒，不免又要耽搁时光，为此低头急行，无暇游览风景。

这时素臣心中，一会儿想着未公回到江西，他和大妹鸾吹，途中身体不晓得都还好否，一会儿又想起璇姑和他的哥嫂，不晓得搬家到哪里去，以致此番我到杭州，不能够接她到家，想璇姑的心中，一定要怨我迟迟到来，以致有这样不凑巧的事儿。其实我又何尝不心急哩？倘然她抱怨我是个有意地负她，那真是冤枉极了！但璇姑到底是个胸中雪亮的人，我还记得前时我在她家，并头而睡，她的睡态好像带雨的梨花，她恐我半途上再有变卦，因此坚问来接她的日期，我见她怀疑的状态，遂对灯立誓，说到家禀明母亲，立刻就来接你。谁知母亲责我，不应施恩于嫂，求报于妹，那时我被责得没声口开，虽有一番苦心在里头，一时又哪里分辨得明白。幸而我妻田氏再三代我表明，母亲方才许我到杭，前去相接，这我多么感激着我妻啊。谁知一到杭州，好事多磨，虎臣、璇姑竟又避祸移家，

前途茫茫，思想起来，真教人儿女情长，怎不要英雄气短呢。

素臣正在挥泪而想，不料已走到一带松林，说时迟那时快，树林中已有三支响箭，嗖嗖地飞到素臣面前。素臣眼快，慌忙避过，随着响箭，便有一个眼如铜铃，声若洪钟，一脸的紫堂颜色，雄赳赳一个大汉跃马而出，大喝住步。素臣见他是个头戴铜箍头陀打扮的强徒，倒也不慌不忙叫道：“贼徒不得无礼！清平世界，拦住去路，意欲何为？”那头陀一听，便即咆哮如雷地叫道：“好一个不识相的孩子，还不留下包裹，敢待老子自己动手吗？”素臣听了也冷笑道：“哪儿话，人家的包裹，怎好强夺，别多说，不给你些苦头吃，哪知文爷的手段。”说罢就向掌中发出一弩，打在马腹，那马负痛，便把前脚直跳起来，却把头陀跌翻马下。

素臣正待上前扼住头陀颈项，不料那头陀一个翻身，早已像猛虎跳涧地扑了过来，素臣见来势凶猛，便也施一个大鹏展翼，向头陀一拳掠过去。两人在松林中各展本领，一来一往，约斗有数十回合，那头陀便卖了破绽，向林中如飞逃去。素臣紧紧赶上几步，大喊“贼子往哪里走”，不料一声响亮，那素臣的身子早已跌入陷坑，坑的左右早伏着五六名喽啰，拿了绳索，却把素臣两手反缚，牢牢捆扎。头陀一见又哈哈大笑，吩咐喽啰押上山去。

这时天色已黑，一弯眉月，掩映在白云堆里，在闪烁的星光下，依稀还认得出山路的险恶。一会儿已押到大寨，但见寨门竖着一杆木柱，柱上飘着杏黄色的一面长旗，旗上左右，画着两条穿龙，中央写着三个大字，写的是“清风寨”。

素臣见它虽是个小小的盗窟，那气象倒也非常伟大，寨门内站着的，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一见头陀，都以手加额，好像是在行礼一般。一声梆子，那山寨的大厅上，早坐着一个番妇模样的盗婆，瞧她的年纪，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左右，虽是戎装打扮，但两颊红若玫瑰，一张樱桃似的小口，衬着又细又长的两弯眉毛，流动着一双俊眼，娇滴滴地喝道：“哪里来的蛮子，见了咱家，还不跪下！”素

臣见她这样如花如玉的一个美人，竟然到此来落草为寇，心中已不胜奇怪，今又叫自己跪下，一时激动了义愤，便侃侃向她责道：“好一个不安分的女子，不好好儿在闺中守着礼教，却大胆地干此山寨营生，一旦撞着官兵前来相剿，恐怕你这生命就要身首异处。为今之计，最好极早回头，放火烧了山寨，遣散众人，做一个谨守法度的良民，那时才要感激着我文爷的话哩！”

女子见素臣不屈不挠的神气，见了自己不但毫无畏惧，且又用言相劝，这样器宇轩昂、一表人才的美男子，在自己眼中，实在也不曾多见。因此耳听素臣侃侃而谈，一面则用凤目一膘一膘地瞧在素臣身上。起初原欲把素臣推出寨门枭首，后来瞧到素臣的脸蛋儿白净温文，眉目间又英气勃勃，口中又自称文爷，她便心中暗想：那厮莫非就是京里要捉的文素臣吗？果然是他，今日天网恢恢，自投山寨，我们山寨的功劳，可就真不小了。因此她又唠唠声地问道：“蛮子，听你的声音，不是北方人。我今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须直说来。”素臣道：“俺名文白号素臣，大江南北，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你既然自称寨主，难道还不晓得？”那女子一听，果然是文素臣，心中便暗暗欢喜，慌忙跳下虎皮交椅，满面堆着笑容，伸着纤纤的玉手，亲自替素臣解缚，一面纳诸上座，一面又口称文爷，谓：“文爷果然是当今的杰豪，敝寨有眼不识，多多冒犯，还请文爷海涵。”

那时素臣见她立时改容释缚，竟然这样地以礼相待，一时亦只好抱拳道谢，并问女子姓名，因何落草。女子一面吩咐摆酒替文爷压惊，一面又笑盈盈地回道：“先夫金大兴，本辽东人，与夫弟金二兴贩马入关，为官府勒索殴打，先夫受伤身亡，奴家胡天娘与叔二兴，抚着竖子福哥，因此就占住山头，创立本寨，专行打击贪官污吏，并不抢夺单身客人。现在本寨外事，由奴家二叔主之，寨中内事由奴家主持。频年以来，一不枉法，二不好财，专行结交南北好汉，预备放逐昏君。久仰文爷是个文武全才的奇男子，因此奉屈归